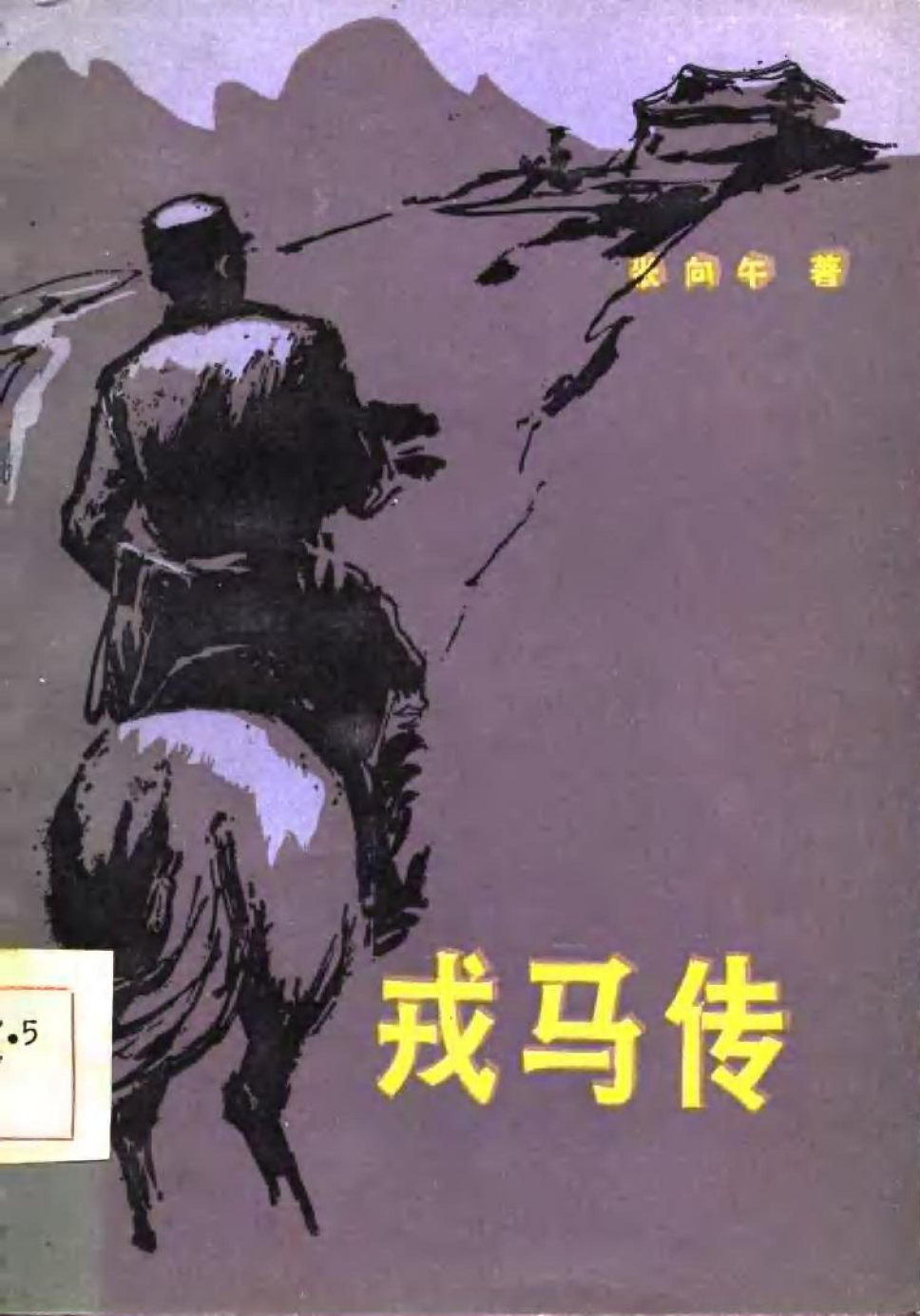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向午 著

戎马传

戎马传

RONG MA ZHUAN

张 向 午 著

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

戎 马 传

张 向 午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70千 插页: 1

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43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271 每册: 0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戎马传》，以昭乌达盟沙漠地带为特定环境，描写了达那旗王爷的一支蒙古自卫队，“八·一五”解放后，受共产党的影响，投奔革命阵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同反动势力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，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和锻炼，不断成长、壮大。作品塑造了传奇式人物班萨勒、开明人士白向华和党的领导者罗岭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同时也刻画了反面人物西拉王爷、仓加扎宝的性格特征。

作品故事生动、曲折，富有传奇色彩；情节惊险，紧张，扣人心弦。

作品语言洗练、明快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。

漫长的黑夜过去了，灿烂的朝霞映红了东半壁天，一轮火红的旭日，冉冉喷薄升起。占据中国多年的日本侵略者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，从此结束了它在中国的殖民统治。

树倒猢猻散，巢倾乌鸦飞。随着时局的骤变，由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帝国，也在这顷刻之间不攻自破，土崩瓦解。

地处塞北边疆的宝川镇，正沐浴在仲秋的朝阳之中。

宝川镇是达那旗北部的一个重要小镇，是沟通农村牧区的经济文化中心，所以日寇在此设立了警察署、镇公所等机构，并把西拉王爷的蒙古自卫队也派到这里驻扎。

嗅觉灵敏的警察、官吏，不知从哪儿闻到世变的气味，乘头天晚上夜阑人静之时，打点好细软之物，携家带眷悄悄逃走了，只剩下警察署、村公所等几处空空的土墙大院，安静地等候作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者。

宝川镇的百姓们从警察、官吏的乔装逃跑上，已看出改朝换代的形势，一清早，就三三两两聚集在街头悄悄议论起来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未来由谁掌管江山，是他们非常关心的大事呀。

一部分靠走歪门斜道过日子的流民，看出了门道，觉

得发财的时机到了，于是纠集亲朋好友，聚集在警察署和村公所的大门口，看看里边没人走动，外边没人干预，竟哄然而起冲进院里，搬桌子、抢板凳，揭瓦片、扒门窗。反正是没主的东西了，谁抢属谁。半天的工夫，两所大院被抢劫一空，变成残破的废墟。

一些本分的街民，对抢抢拿拿很看不惯。他们一向主张勤俭持家，不贪外财。所以他们连警察署、村公所一个草刺儿都不动，只是站在街巷用一种鄙视的目光看热闹。

那些贪得无厌的流民，洗劫了警察署和村公所两所大院，又聚集在蒙古自卫队的青砖垛营房门外，用覬覦的目光向院里窥望，然而却不敢闯进去。

蒙古自卫队的驻地和警察署、村公所可不一样，院里仍是人喊马嘶，穿土黄色军装的哨兵仍精神抖擞地持枪在门口站岗。对时局的变化似乎充耳未闻。

“事变来了，日本鬼子都滚蛋了，你们也成了没娘的孩了，还不快快解散，有亲的投亲，有友的投友，还挺个啥劲儿。”聚在蒙古自卫队门外的人给哨兵放着冷气儿。

“这得当官的决定，和我们当大头兵的说着。”哨兵冷冷地回答。

“你们当官的大概是糊涂了，连局势都看不清……。”

“你们不要瞎说，我们队长来了。”哨兵打断那个人的话，把步枪一提站成个立正姿式。

这时从里边走出一个约三十五、六岁年纪的军官，他中等个子，宽肩阔背，面色黑红，额颅上已刻上几条细纹，突兀的颧骨象两座小敖包，扫帚眉斜挑入鬓，圆眼睛炯炯发光，两片厚嘴唇被刮得一抹漆青的连鬓胡茬包围着。从眉宇

间透露出的神情可以看出，这人是个刚直、豪爽的性子。人们都认识，他就是蒙古自卫队队长班萨勒。

“你们都聚在这干啥？想要进院抢吗？”班萨勒把挎在肩上的金鸡满槽驳壳枪转到腹前，捺开木壳盖，露出挂着皮条穗的枪柄，双手往身后一背，眼睛盯着聚在门外的流民，警告说，“你们抢警察署、村公所我没管你们，现在你们又惦记上自卫队了，不要吃一看二眼观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自卫队是西拉王爷的兵，和日本人没关系，谁敢抢自卫队院里的一草一木，”他拍了拍枪壳，“我的二斤半可不讲情面！快回去找点活干，别想外捞了！”

街上庶民百姓，对班萨勒的性格还是了解一些的，他向来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要惹他发了火，就象捅了马蜂窝。人家手里拿着冒烟儿的家伙式呢，快躲闪开吧。于是人们都仨一群俩一伙地自动散开了。

班萨勒一看流民们已散，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，把两道扫帚眉紧蹙，转回身慢悠悠地回到院里，在宽敞的院中心不停地踱着步，两只圆眼睛时而望望远天，时而凝视足尖沉思。

关于日寇投降的事，昨天夜里他就知道了。达那旗旗长西拉王爷从惠丰城给他挂了长途电话，把事变的消息告诉了他，说日本人已全部撤走，旗政府的警察官吏统统各讨方便了，惠丰城处于混乱之中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，西拉王爷为了稳定惠丰镇的局势，正在积极着手操办维持会，叫班萨勒把蒙古自卫队拉回惠丰，加入维持会，以保护惠丰城不受暴乱百姓的抢劫，等待时机开创新局面。班萨勒对此却犯了思索……。

班萨勒家住达那旗沙坑村，是放羊娃出身，因家境贫困，没登过学房门，所以目不识丁。按理说象他这样人，老老实实当一辈子牧人就对了，可历史却偏偏捉弄他，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。他一没权势，二没文化，凭什么上来的呢？原来凭的是他的一手好枪法。

班萨勒十七岁那年，给本村的自家叔叔放羊，有一天来了两只狼，窜进羊群横掐乱咬，一连咬死十几只羊。东家知道了，冲着班萨勒发起火来，非让他赔赏。班萨勒的脾气也够倔的了，他不但不受东家的辖制，反而有理有据地质问东家：“你让我赔，你的羊是我打死的，还是我宰杀的？都不是吧，那就是狼咬死的了。狼又不是我家养的狗，它是山牲口，归土地爷管，你去找土地爷赔吧。”他把鞭子一扔不干了，让东家另请能人。东家被班萨勒问得哑口无言。是呢，狼本来就是山牲口，叼了羊能怪羊倌吗？算了，认倒霉吧。不过以后可不能再让狼啣羊了。他说：“班萨勒，这次算我倒霉，不让你赔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让狼进羊群了。”

“我也没个应手的家伙，狼才不听我的呢！”班萨勒僵持说，“它跑来咬羊横竖我可抓不住它！”

“我给你买支鸟枪怎么样？”东家说，“狼来了你可以轰它。”

一听说东家要给他买鸟枪，班萨勒高兴了。他就愿意摆弄个枪了炮的，小伙子从懂事的时候就有这个天生的爱好，他和一些小朋友游戏的时候，常常由他出主意，把一根树条拴上麻绳当枪往肩上一挎，骑上一根秫秸做马，拉起队伍玩骑马打仗。如果营村里来一个背枪的当兵人，有的小朋友害怕躲得远远的，他不但不怕当兵的，而且还往跟前

凑合，当兵的背的枪对他太有吸引力了。自己什么时候长大也能当个兵摆弄摆弄枪呢？以后他和小朋友们的游戏又发展了一步，用菜刀砍造的木枪代替了柳条拴麻绳。然而这只是一种向往，直到长成了大小伙子也没摆弄上支枪。这次，他终于背上鸟枪了，甭管鸟枪还是火炮，反正是真家伙了。班萨勒往身上一背，腰里再挎上药瓶和砂囊，看着可威武呢。从这以后他每天出牧都背着枪。东家说了，只要把狼打住，他练枪时用的火药东家全包了。这就给班萨勒练射击提供了条件，因此他每天都要放几枪练练准儿。天长日久他确实练出了功夫，基本能达到枪响就见物。几年的时间成了村里闻名的神枪手。有一天，有五只狼尾随在羊群后边要乘机往羊群里扑了，班萨勒甩过鸟枪照着第一只狼稍一瞄准儿就勾了扳机，第一只狼一个跟头栽倒再也起不来。其余几只狼吓惊了，掉头往回跑，可是羊的吸引力使它们不得不停住脚，转过身来蹲在那里看着羊群垂涎欲滴。班萨勒又敏捷地装好药和砂子，又照着蹲在前边的一只狼打了一枪，真准，中弹的狼就地倒毙了。其余的狼一看连伤二伴，见事不妙，扭过头一溜烟似的向远处窜逃了。

班萨勒一天打死两只狼的消息，很快传遍十里八村。有些好奇的人大老远跑来看热闹，把班萨勒和景阳岗打虎的武松等同起来，无不投以敬佩的目光。东家更高兴，为了奖赏班萨勒打狼有功，专门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。从此班萨勒的神枪就更出名了。满洲国康德初期，西拉王爷被日本人委任为达那旗的旗长，建立蒙古自卫队，西拉王爷听说沙坑一带有一个一天打死两只狼的神枪手班萨勒，专门派人去要他当兵。班萨勒从小就喜爱枪，想当兵，可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，

今天竟找到自己头上，他当然愿意去了。不过得和额吉说一声，他从小死了阿爸，额吉历尽艰辛把他养大，要当兵哪，能不给额吉打个招呼吗？他回去一说，额吉说什么也不让他去。后来王爷派去的人说，头顶王爷的天，脚踩王爷的地，不为王爷效力就是叛逆。一提到王爷，额吉无话可说了。班萨勒一去就当蒙古自卫队的小队长。以后在几次追剿抢劫民财的盗匪中，发挥了他神枪的威力，打死了十几名盗匪，为百姓除了害，受到百姓的称赞，也受到西拉王爷的嘉奖，一下被晋升为中队长，以后又升为队长。在十余年的戎马生活中，完全凭他那百发百中的神枪来降服人，取得声望。他对上不会阿谀迎合，巧言会色；对下不会敲诈勒索，损人利己，是个十分本分的军人，只知道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。对政事并不过问。前几年他结识了一位叫白向华的秀才朋友，在朋友的启导下，他那军不问政的思想受到冲击，唤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，似乎比以前聪明多了，开始认识到蒙古自卫队名义上是西拉王爷的军队，实际是在不折不扣地为“大东亚共荣圈”卖力。西拉王爷不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达那旗旗长吗？现在日本投降了，满洲国倒台了，西拉王爷还要另立山头，让他把队伍拉回惠丰城加入维持会，他不能不犯掂算。他在西拉王爷手下当兵这些年，虽然对上没干过溜须拍马的事，对下没干过敲诈勒索的勾当，完全凭着一手好枪法吃饱饭。可是西拉王爷毕竟是个残暴不仁的家伙，拿着穷人的性命当儿戏，每天不见鲜血不吃饭。听额吉说，舅舅在王府当奴隶，就是因为见着王爷忘了低头下跪，而被挖掉双眼的。再说西拉王爷又是一个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的人。办什么事都顺他的心思，可望安然无事；如

果有一丁一点违拗他的地方，轻则臭骂毒打一顿，重则削职为民。听说蒙古自卫队的前任队长，有一次因为西拉王爷要出去打猎，叫队长跟随，队长有事没去，派了别人，王爷认为他有二心，就削职为民了。这类事据说在最近这几年就有好几起。自古说，伴君如伴虎（今天他把西拉王爷也比成君），跟反复无常的人作伴，早晚有危险。自己如果没有一手好枪法，西拉王爷凭什么重视他这个放羊娃？以前跟王爷干，是为了混碗饭吃，同时也出于喜好枪炮。现在世道变了，再追随西拉这样的人，就不识好歹了。好鸟择树而居，讨饭还要选大门呢，可是摆脱王爷自寻生路，这新路又在哪儿呢？他的好友白向华不止一次地和他透露过，说中国有两党两军，国民党中央军是一头，共产党八路军又是一头。中央军有美国撑腰，八路军有苏联支持。中央军是为财主们争天下，八路军专为穷人打江山。今天日本人滚了，中国这个天下该由谁掌管呢？是由中央军执掌，还是由八路军管辖？或者是两家二一添作五地平分呢？对这点他这个一滴墨水没喝过的人可料不透。按他的想法，八路军既然为穷人打天下，他是地地道道的穷人，自然和八路军对垅。可是想法到底也是想法啊，他这支百余人的蒙古骑兵究竟该怎么办呢？真叫他伤脑筋。

“队长，满洲国倒台了，”几个听到事变消息的小队长一同来见班萨勒，提出来他们商量一致的建议，“警察们都鞋底子抹油，蔫溜了。咱们蒙古自卫队还等啥？干脆散伙，回家顺着垅沟找豆包吃去吧。”

“队长，旗倒兵散。咱们也散伙吧，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团圆日子去吧。”一部分士兵也围上班萨勒，七言八语地出

主意。

“队长，”中队长鲍义田郑重其事地建议，“爹死娘嫁人，各人顾各人。咱们也甭管他王爷不王爷了，我看趁这个机会拉起杆子快快活活干几天吧，该咱哥们拣拣洋捞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弟兄们的话越发使班萨勒没了主意。散伙吗？这些弟兄和他在一起数年之久了，朝夕相处，情同手足，一旦四分五散，各奔他乡，从感情上还真难以割舍呢。就自己而言，回家干什么呢？还继续放羊吗？那么这些年的戎马生活就扔掉了吗？那和他的爱好正相反；拉起杆子当胡子吗？他又不甘心情愿，就是到了穷途末路那天，他也不能当胡子，去坑害百姓；去找西拉王爷加入他的维持会？再帮助王爷为非作歹坑害百姓，他也不情愿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时机脱离泥窝窝，不再进涝泥塘了。自己是个中国人，又爱好枪炮，得拿着枪真正为中国百姓办点好事。要是在两军当中选择出路，他倾向投靠为穷人打天下的八路军，穷对穷不隔心。可是八路军在哪儿？他只有耳闻，没有目睹。班萨勒心里很烦闷，就象一峰失群的骆驼，在漫无人烟的茫茫大漠里徘徊，为找不到走出去的道路而寂寥难挨。马到饿时贪水草，人到困处想亲朋。班萨勒忽然想起了对他有过教益的至友白向华，何不去求他给指一条明路。

白向华出生于蒙古族一个富庶人家，念过很多书，曾当过教员。日本侵占东北，建立满洲国，又聘他当了宝川镇国民优级学校的校长。当时宝川镇的镇长王别然是个欺压良善，无恶不作的混世魔鬼，白向华耳闻目睹对王别然的所作所为异常气愤，随之凭借他的声望，联合了四村八乡的财主

和乡绅，联名写了一纸呈状，告到达那旗公署，这一状告得痛快，很快就把王别然给撤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不久宝川镇镇长这个官衔竟落到他的头上。推脱不过，只好辞去校长，当了个镇长。就在这段时间，他有一位要好的老同学叫王裕林，来过宝川镇，在他家住了几天。老同学久违相见，分外亲热，谈话也无所顾忌，他们谈论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未来的命运，王裕林还向他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，使他从迷茫中辨清道路，有了新的觉悟。他觉得包括他在内，数以万计的没有觉悟的中国人，都在为“大东亚共荣共存”效力，为东洋人卖力，可是还处于懵懂之中，这是何等的耻辱哇。他看破了时局，于是，一封辞呈辞掉了镇长之职，回到本旗的孤山子老家。班萨勒结识白向华，就是在他当镇长这段时间。班萨勒对白向华替庶民百姓说话，铲除王别然这个地头蛇，打心里敬慕，所以曾几次亲自拜访，倾诉肺腑。有一次两个人因公干去赤峰，恰巧是一路同行，到赤峰又同住一个旅馆。晚上没事，两个人想看戏，带上当差的一起去头道街戏院看京剧《盘丝洞》，白向华请客，买上票进去找到座位，戏正好开演。演到猪八戒调戏蜘蛛精的时候，坐在他们前排的一个日本宪兵竟兽性大发，抱过坐在他身旁的一位中国妇女又亲又吻，不顾众目睽睽，仿佛是在无人之地。

“畜类！简直是畜类！”白向华愤然地骂着，把头侧了过去，目不忍睹了。“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！”

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班萨勒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羞辱，他怒火满腔，腾地站起来，一伸手揪住了日本宪兵的后衣领，象抓鸡似的把他提起来，向后退一搦，伸出另一个巴掌，翻过来倒过去打了一顿耳光子，愤愤地骂道：

“娘那个屁的！跑到中国耍兽性来了。老子是放牛出身，专揍牲口！”

日本宪兵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好半天如痴如呆。当他辨清打他的竟是中国人时，把两个手指一蜷，放进嘴里发出一声尖啸的呼哨，用日本话一喊，随之坐在最前边的一帮日本宪兵忽地站起来，看戏的人知道事情不好，戏也不看了，噤里扑楞往后边跑。整个戏院全乱了。

白向华一看不走会吃大亏，拉着班萨勒两个人随着人流挤出了戏院。第二天听说，昨晚日本宪兵大闹戏院，后边没跑出来的观众堵在门口不让出去，逼着大家交出打人“凶手”。大家左看右顾，谁也不知是谁打的。后来宪兵们就让那位挨打的宪兵自己认，认了半天，结果也没认出来。最后由戏院老板出面，赔礼道歉，并送了香烟、白酒作人情，才算罢休。

从此白向华和班萨勒更是意气相投，互相倾心吐胆，无话不谈。又有一次，他们谈起对时局的看法，白向华把他从老同学谈话中所得到的消息，和自己对时局的见解，都对班萨勒讲了，那次谈话使他很开脑筋。白向华辞职回家那天，班萨勒步行送出十几里，分别时，他心情非常郁闷地说：

“大哥，你辞职回家了，保持自己一身清白；我还能在这个大染缸里继续干吗？我也干脆辞职回家吧。”

“兄弟，你和我不一样，”白向华在远离宝川镇的大路上紧紧握住班萨勒的手，语重心长地劝导说，“你有枪在手，借着为西拉王爷当差名义，宝川镇的百姓也好有个护庇，你可不能辞职。”

班萨勒和白向华挥泪而别。他按照白向华的嘱咐，继续

在宝川镇驻防。算来和至友握别已有二年了，忽然他想到，何不乘此机会去拜访一下。一来叙叙别后的思慕之情，二来听听朋友的高见，求他给蒙古自卫队指点一条明路。

班萨勒作了决定后，把队伍托给一中队队长代管，他和马弁散冷改换了装束、暗带了短枪，便骑马奔距宝川镇东一百五十华里的孤山子去了。

事急只嫌路途远，心忙总怪马行迟。班萨勒无心观赏秋天的丰实景象，马不停蹄，人不下鞍，一直到夕阳西下，才来到孤山子。

这孤山子村是个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。一个孤独突起的山峰，高高耸立在村后，这个村子就是由此得名。居住着百十余户人家的村庄，有规格地散座在山下。白向华的家正好座落在村子中央，垛口式的土大门座北向南。门外是宽阔的沙坪村街。班萨勒在村头作了问询之后，迳直来到白向华的家门口。

白向华闻报故友来访，亲自迎出，满面春风地向班萨勒寒暄道：

“哪阵香风把我的班老弟吹到茅舍，怪不得昨夜灯花爆，清晨喜鹊叫啊！”

“大哥！”班萨勒把马缰绳递给散冷，紧走几步来到白向华跟前，双手抱住他的肩头，咧开被一抹漆青胡茬包围的厚嘴唇，眼睛上下左右不停地打量白向华。他还是老样子：瘦高个子，背有点驼了，黄瘦的面颊上皱纹比头几年又深一些，两道蚕眉还是那么黑，眼睛珠还是那么黄，嘴巴仍是光光的，他夸赞地说，“你的身板儿保养得不错呀。”

班萨勒边往院里走着，边观赏着朋友的庭院。这所庄

稼大院，是两进四合院。正房是七间，东西各有三间配房。白向华挽着班萨勒的手直接进了正房西侧的客室。故友来访，倍觉亲切。白向华立即吩咐炒菜烫酒，为故友接风洗尘。

班萨勒是头一次到他这位盟兄家，平素只知他喜好舞文弄墨，因自己是个睁眼瞎，也没有什么欣赏趣味。今日一看这位朋友的客室，果然有文人的特点。屋里没箱没柜，天棚和墙壁都用蜡花纸糊过，显的非常白净。靠北墙放着一张古式八仙桌、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桌子右侧靠壁墙是一个书架，放着成套的四书、五经、还有些蒙文书籍。桌子左侧是一个三腿圆凳。靠山墙放着一张雕有海水浪花的茶几，一面一把太师椅。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字画，配有一幅对联。字画和对联上写的是什麼，班萨勒除了认识一个拖犁架子形的人外，别的字都是它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。山墙上贴着一张画，画的是一只回头望月的上山虎。这虎有什么讲究，他也说不清楚，大概是为了震宅吧。

须臾，进来一位约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她把一个热河特产的活腿茶几放到铺着白羊毛毡的炕上，回身又用船盘端来奶豆腐、乌鲁莫^①、红糖、炒米和点心，把奶食放在茶几上，又提来一铜壶奶茶。请班萨勒和散冷上炕喝茶。

班萨勒看这女人，穿一件浅蓝色褶着五色宽缘子的得勒^②，罩住了一身白土布大褂，乌黑的长发在头顶后编起一个突兀的大结，用一块墨绿色绸巾紧紧包住，额头上扎着由珊瑚穿成的头饰，两个耳轮上挂着小巧玲珑的银坠儿。看穿

①蒙语，奶皮子。

②蒙族妇女夏秋时穿的大坎肩。

着打扮，不象佣人。是不是盟嫂呢？这时，白向华进屋了，说：

“班萨勒兄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”白向华指着倒茶的女人，“这是你嫂子柳叶。”

柳叶向班萨勒微微一笑，热情地寒暄了几句。

白向华和班萨勒喝着茶，互相问询着身体和家庭情况，过了一会儿，柳叶又进来撤下奶食、茶具和茶几，重新放上炕八仙桌，拿上白细瓷碟、酒杯和乌木筷，随后又用盘端来四大盘炒菜，提上一壶烫热了的白干酒，为每个人满了一杯，又出去安排饭食去了。

白向华把班萨勒让到炕里的主宾席，他和散冷对坐在两侧，三个人坐成正三角。知己弟兄也没有更多的客套，三个人推杯换盏，边喝边唠。酒过三巡，班萨勒就直接了当地谈起了蒙古自卫队的出路问题，请老朋友给指一条明路。

白向华深居僻壤，但对时局还是关心的。日寇的溃败，苏联出兵东北，他已有目睹耳闻。今天班萨勒到此，他原以为是蒙古自卫队七零八落了，他来此避避风，所以未敢提问队伍的事。想不到蒙古自卫队并没有解散还寻求出路。白向华虽然辞职回家，并非安然稳居，他一直关心着时局的变化。他认为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日本侵占中华，奴役中国百姓，国民党不抵抗，节节败退，都是倒行逆施，有违民心，败北是理所当然，日寇投降令人振奋。可国共两党谁来接收东北，这达那旗的疆土到底由谁主宰，他正在为此忧虑之际，前天又接到他的老同学王裕林的一封来信。这次王裕林在信中才说明，他于四一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一直在热河一带做地下工作。抗日战争胜利，上级党组织立即派他